

我们

彭素虹 著

宁波市文联文艺创作重点项目
宁波市文化精品工程重点项目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

我们

彭素虹
著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们/彭素虹著. —宁波: 宁波出版社, 2016.12

ISBN 978-7-5526-2786-2

I. ①我… II. ①彭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14851号



我们

著 者 彭素虹

剪 纸 魏晓红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

(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315040)

责任编辑 苗梁婕 徐 飞

责任校对 王 丹

装帧设计 金字斋

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00毫米 × 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7.5

字 数 149千

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26-2786-2

定 价 36.00元



-----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



宁波市文联文艺创作重点项目
宁波市文化精品工程重点项目



“不知不觉把他乡，当作
了故乡，只是偶尔难过时，不
经意遥望远方……”一曲《异
乡人》，唱出了多少打工者的
心声。这些年，我们在宁波，
在改革开放时代浪潮的裹挟
中，徘徊在爱与痛的边缘，书
写生命的梦想和渴望。

目录

楔子	1. 咬咬牙离开 / 003 2. 这里是宁波 / 024 3. 老乡好亲切 / 047
第一章 迁徙	1. 辗转求职路 / 069 2. 熟悉的钢厂 / 091 3. 三代人打拼 / 113
第二章 打工	1. 沉默的柳莺 / 135 2. 火红的杜鹃 / 158 3. 黄鹂在微笑 / 178 4. 百灵在吟唱 / 199
第三章 我们	尾声

楔子

敬爱的父亲：

您好！

每逢佳节倍思亲。

自从 2005 年，我们来到海港城市宁波，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想抽时间，跟您聊聊这十年间，我们这些打工家庭的故事。宁波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，十年来，我们面临抉择，也曾犹豫，多少次，在困惑中挣扎，在努力中进取，以期寻找生命的更多光亮。在我看来，这些故事，犹如一束束投影，映照着我们许多打工家庭的生活。在此，我想到了给您写信讲述这些故事。

在宁波，不像在我们川西南的攀枝花，有大把的时间可用来打发。在这里，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，所以，由于时间仓促，我不确定，我能否完整地诠释这些打工家庭的精彩人生故事。利用周末的一些休息时间，我想选取其中的四个家庭给您讲

述，她们分别是柳莺、杜鹃、黄鹂和我自己。父亲，我觉得巧合的是，我们老家有以鸟的名字给女孩子取名的习俗，您最初给我取名为百灵，是不是早就预见了随着外部大环境的改变，我们会开始人生新的迁徙呢！

对了，父亲，我曾经跟您提到过，在攀枝花攀钢，柳莺跟我是同事。还有，她的爱人孙国庆也跟您的女婿王劳动一起，同在攀钢工作。在计划经济时代，我们这样的情形称作双职工，大多数情况下，人们会觉得，这“双”字意味着成双结对，是的，我们的故事就从这双职工身份开始说起。

祝一切安好！

您的女儿 百灵

2015.5.1





为什么偏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从头再来？

01 咬咬牙离开

『瑞雪兆丰年』

父亲，让我从 2004 年说起吧。如果您还记得的话，那一年的冬天，攀枝花意外地下雪了。

攀枝花矿产资源丰富，一年四季气候温暖。这一次，多年难遇的瑞雪，就像是给她披上了一层洁白的外衣。父亲，您一定没猜到，同大雪一起到来的，还有您女婿王劳动的一个秘密。

那是一个周末，我在整理他的西服时，竟意外地在西服的夹层中发现了一张存折。金额不多，但足够让我惊讶，五千元！在我们月收入不超过两千元的年代，这张存折几乎激起了我对王劳动极大的愤怒。

“王劳动，你马上回家来，我有话要问你！”我迅即拨通电话，紧抓话筒的右手就像是将王劳动的领口紧紧抓牢在手中一样。这个

口口声声说爱我的男人，也会背着我存私房钱。要知道，我们两个人的工资除去日常开销，无论再怎么省吃俭用，一个月也只能存上1000元。可见王劳动这张存折里的钱，肯定是蓄谋已久并打理盘算了不知多少日子的结果。我对自己的这个判断深信不疑。

“我在孙国庆这里，有什么事待我回家再说吧。”王劳动那不紧不慢的声音，若无其事地从电话那端传了过来。

难不成是猜到存折的事情败露了，在跟我躲猫猫是吧？没门儿！我在心里对王劳动说，哼，等你回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但眼下情形，我觉得还是应该先将他稳住，一切待他回来之后再说。如果不解开王劳动这存折的谜团，我真是会一直坐立不安的。

“王劳动，是这样子，我看邻居家的一款童车挺不错，想给我们女儿也买一辆。你赶紧回来看看，商量一下嘛。”谁叫我是百灵呢，我对着话筒说话的语调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。如果不是心里藏着事，我都要被自己话筒里这轻缓温柔的声音给陶醉了。

“我们在商量事情，半小时后回家。”王劳动的声音，依旧那么淡定，完全不顾及我这迫切想解开谜团的心情。唉，跟他这样一个不温不火的男人过日子，真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。每次，不管我的情绪如何，他始终是一副淡然处之的表情，就连我们热恋时也是如此。对于这样一个缺乏激情的男人，我常常有些无语。

在等待王劳动归来的时间里，我的脑海中如放电影般闪过他最近的一些奇怪举动：比如前两天，他曾抱着两岁的女儿鹭鹭

在那儿自言自语：“爸爸要是不在身边，鹭鹭可要乖哦！会想爸爸吗？”就在昨天晚上，他一边关房门，一边还叮嘱我说：“我不在家的時候，你带着女儿睡觉前，一定要记得把门反锁上。”当时，我还翻了他两只白眼，“你闲得没事干是吧？你干吗会不在家呢？真是闲得慌！”

我寻思着，这王劳动是怎么啦？在攀钢冷轧厂，我在精整车间收发材料，他是精整车间的设备管理员，我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八年，每天在几条机组间穿梭，从未走出过彼此的视线。应该说，我们的生活平淡如水，也一览无遗，可是他这存折是什么时候存的呢？还有，他那些莫名其妙的话语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莫非，他有了外遇？

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王劳动顶着一身雪花回来了。一进家门，他一边抖落身上的雪花，一边寻找女儿的身影：“鹭鹭在哪里？走，爸爸带你去堆雪人！”

我把王劳动按在沙发上，揶揄道：“你跟孙国庆商量什么大事了？是在论证攀枝花飞机场的事情吗？那样的市政大事，也轮不到你俩管呀！”那一阵子，有关攀枝花飞机场建设可能泡汤的消息，正传得沸沸扬扬。

王劳动丝毫不理会我嘲讽的语气。“大雪纷纷下，下得这么大，要不这么下，哪会这么大。百灵，我们商量的事情，与飞机场无关。不过，如果这飞机场项目没问题，将来我们出行倒是更方便了。”他若有所思地说。

好你个王劳动，还真沉得住气，我可没工夫跟你兜圈子，你别忘了，我百灵是吃辣椒长大的，就是一副心急火燎的个性。想到此，我扬了扬手中的存折，“告诉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王劳动注视着存折，叹了一口气。许久，他好像才回过神来一般，双手紧紧地抱住脑袋，斜靠到了沙发上，“百灵，我想辞职！”

这哪跟哪的事，怎么突然想到要辞职了？！攀钢是全国十大钢厂之一，作为大型国企，多少人做梦都盼望着能进来工作呢。我摸了摸王劳动的额头，“你不会是在发烧，说胡话吧？怎么睁眼说瞎话呢？！”

“百灵，你听我说，我跟孙国庆商量的就是辞职这事。”见我不相信，王劳动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张招聘启事递给我。我用狐疑的眼神看了看他，顺着“招聘启事”几字往下读起来：

宁波钢厂位于港口城市宁波北仑，属中外合资企业。现因工作需要，招聘技术人员两名，要求应聘者在规模钢厂有五年以上从业经验，具有相关技术职称者优先考虑。待遇：年薪六万元以上……

“就凭这张招聘启事，你们俩就想到要辞职去投奔？我看你们真是吃错药了！”我定定地望着王劳动的脸，随手就把招聘启事扔到了地上。

王劳动忙不迭地捡起了招聘启事，用手掸了掸，生怕弄脏了一样。“我们已经去面试了，基本情况也已经了解过了，双方都很满